

中國神職對教宗信函的五年後感受

摘自《天主教亞洲通訊社》

（編者按：「天亞社」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份刊登了兩篇中國神職人員撰寫有關教宗信函五周年紀念的文章；現蒙天亞社允許本刊轉載，謹此表示由衷的謝意。）

這不是一場戰爭：教宗牧函五周年

華北神父，中國大陸的一位神父。

寫這題目時，我心情有些緊張。雖不願承認這是一場戰爭，但實際它比戰爭慘烈得多，即使

沒有硝煙！天主教義的天秤放在每人心中，在愧疚與責問中，人需要自己去衡量對天主的忠誠，或自己的軟弱。

二零零七年五月廿七日聖神降臨節，教宗本篤十六世簽署了《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天主教會的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及教友的信》。

教宗致信予中國信眾的事在幾個月之前已經傳出，這漫長的等待讓許多手握權力的人坐不住，害怕恐懼一直纏繞著這些內心無神的人們。對一封信，還未看到，因是教宗寫的，就足以讓

各部門的神經緊張起來。

據邯鄲教區彭鑒道神父的說法：教宗信函僅僅在網上存留了五個小時就被中國政府封殺了。而接下來的一個月，教宗信函這名詞僅在交頭接耳中小心翼翼地被提起議論。由於大部分中國教友，甚至主教神父，都不用網絡，所以教宗信函並未馬上得見，再因網絡封殺，私下流傳的網友圈子就更小。教宗信函當時在中國教會造成的緊張氣氛，實在不亞於二零零零年十月一日梵蒂岡冊封一百二十名中華殉道聖人！當時，經常有部門的人，手裡攥著一疊紙，坐在神父對面，洋洋得意地問：「教宗信函看見了沒有？」當他們確定你真的沒看過，往往還會瞅著自己手中的紙，給你念上一段，宣示他們控制得有多成功！

在這樣嚴肅中，教宗信函被接受有些困難。這困難不單表現在：不能輕易拿在手中看到，更表現在「中國人害怕給自己惹事」的心理，極大地削減了教宗信函的影響力。

雖然，有些「死士」神父十分固執地在堂區宣傳教宗信函，複印的被拿走，然後再去複印，張貼的被揭下，但馬上又張貼。在「害怕與恐嚇」的拉鋸戰中，努力宣傳教宗信函的主教神父並沒有被警告或處罰，但是這種拉鋸戰的緊張氣氛卻終於嚇倒了大多數的主教神父，他們爲了「不想惹麻煩」先從自己心理上消極對待了教宗信函，於是教宗信函的內容與精神，沒有得到普遍的貫徹與落實。

在大陸教會，有兩類人真正關注教宗信函：一是地下團體（因教宗收回特權）、二是愛國會。因教宗宣布它不合教義。二者關注教宗信函的原因卻都因爲自己存在的合法性受到了威脅。

用網民「山雨來」的話說就是：「官方教會頭上籠罩著『不符合教會道理的』愛國會，忠貞教會心裡揣著爲中梵建交被犧牲的噩夢。」所以，用扭曲心態關注教宗信函造成的不良影響，形成有一派五年來喪鐘不斷。而在乎存亡的愛國會一

派，則十分精明，懂得祇有綁架更多的主教神父進愛國會任職。

除了這兩派，在大陸教會，筆者真沒發現還有誰有組織地、悉心地、有系統地學習教宗信函。雖然，學習教宗信函的私家筆記在網上曬出不少，但是作為實體的大陸教會，五年來，筆者好像未見哪位主教把教宗信函精義推行在自己的司鐸團體裡。除了李鏡峰主教和金魯賢主教（事實上還有幾位偶然會寫牧函的主教）會按時以牧函方式鼓勵督導自己的司鐸和教友，其餘大多數都用實際教務在困境中充實著自己，或繼續無可奈何著。他們再也不具備一九八九年「三原會議」的智慧與勇氣。

相反，愛國會卻在地下教會憤懣情緒的掩護下步步為營，完成一件又一件鞏固地位的「大事」：二零零八年愛國會五十周年慶、二零一零年十次體面祝聖主教、同年十一月「承德事件」和十二月「八大會議」、二零一一年六月「樂山事件」

和七月「汕頭事件」。

它們利用完「主教」又利用「福傳」。不管愛國會是否成了冤大頭，但它們利用這系列事件暫時成功地穩住自己的地位。反而，教宗本篤在信函中提到的「憂慮」不減反加，這給廣大中國教友留下深深哀歎！

寫到這裡，我想回到題目，重申一下：這不是一場戰爭！更不是一場博弈！大公教會的信仰祇在乎世界的公平與正義，人類的悔改與更新，她要為天主培養良善的子民。教會從基督領受了命令，在聖神內把世界帶入一切真理。有罪的事實是：信仰在自己的概念內不想認識政治，政治卻在自己的無賴中不斷騷擾著信仰。所以，政府需要從被殖民的歷史意識裡走出來，不再認為誰都在欺負中國！我們不要否認：傳教士在中國宣教過程中，留下了愛，犧牲了生命。

今天的中國信徒，你們不必要在信仰內抬不起頭來，你們學習承繼的「天主之愛」為社會是

有益處的，是有作用的，天主是人類的天主，耶穌是人類的救主，在聖神內，你們要教導希望。所以，我們必須重新閱讀教宗信函，並明白目標所在。這封信無意處理涉及你們所熟知的複雜問題的每一細節，旨在就在中國的教會的生活和福傳事業提出一些指導。從而幫助你們發現主和導師，『人類整個歷史的鑰匙、中心和終向』，耶穌基督對你們的要求。」（第2節）

教宗本篤五年前寫給中國教會的信函，沒有戰爭思想，沒有博弈計謀，祇有天主的仁愛與教宗的愛護。教宗的精神正像耶穌祈求的：父啊！求你因你的名，保全那些你所賜給我的人，使他們合而為一，正如我們一樣（若17:11）。父啊！願他們在我們內合而為一，就如你在我內，我在你內，為叫世界相信是你派遣了我（若17:21）。對於任何企圖混淆、模糊這目標的聲音均應加以棄絕。陳日君樞機在最近一次談話清晰地表示：教宗的信指出不可接受愛國會，投機分子沒

有尊重這要求而違反原則，應該靠著神父與教友的要求，促使主教們落實與教宗共融。

* * * * *

教宗信函在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

彭鑒道，河北省邯鄲（永年）教區神父。

教宗本篤十六世在二零零七年五月廿七日簽署了特為中國大陸教會而撰寫具有歷史意義的信函，明確闡述了天主教會的使命和堅定不移的立場。《牧函》發表兩年後，大陸教會牧者的無動於衷令人悲哀。我曾撰文發表〈教宗牧函在中國大陸之影響〉，無奈地嘆息「教宗牧函成爲曇花一現的流星」。如今，根據近幾年對大陸教會的觀察，我卻感到教宗信函正在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

教宗本篤身爲神學家，從神學方面論及教會的現狀，尤其是生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天主教會，仍面臨內部分裂的現實。教宗身爲公教會總

牧，在教宗信函上親切地表達了他對中國教會的關愛和尊重，明確坦誠「在中國的天主教啊，妳這個在那跋涉於歷史中的億萬人民中生活和工作的小小羊群，耶穌的話對妳是何等鼓舞和具挑戰性：『你們小小的羊群，不要害怕！因為你們的父親喜歡把天國賜給你們。』（第5節）」

教宗一方面強調教會不可放棄的原則，另一方面也「期盼在克服了以往的誤解之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彼此可以一起合作」。（第4節）雖然，中國教會所涉及的分裂令人悲傷，但是他說：「在教會裡沒有一個人是外人，人人都是同一個民族的子民，同一個基督奧體的肢體。由主教及司鐸品位保障的聖體聖事，是聖事共融的鎖鏈。」（第5節）

此時此刻，我們才領悟到爲甚麼教宗承認了那麼多原本非法的主教。生活在大陸的忠貞教會，以往很難理解教廷的方針和政策，總覺得羅馬教廷受到欺騙，孰不知教宗是以慈父心腸接納

流浪在外的蕩子回歸父家。

從教宗信函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教宗瞭解中國教會的處境。整個在中國的天主教會都被召叫以一個更豐富的共融靈修來生活和彰顯這合一，這樣，雖然天主教團體處於複雜的具體環境中，同樣能夠在和諧的聖統共融中成長。爲此，牧者和教友都召喚去維護並保障屬於教會的教義聖傳的一切。」（第5節）

字裡行間處處使生活在中國大陸的天主子民，尤其是神長們深深感到自己屬於普世教會的共融中，任何人間的勢力都無法使中國教會從普世教會的共融中剔出。

慈父的關愛及其苦口婆心的教誨，中國教會在覺醒，教宗信函潛移默化地起著積極作用。外表看來，沒有甚麼翻天覆地的變化，似乎一切「一如既往」，但是，真正追隨「獨立於教會體制以外」的人會越來越少。

唐山教區劉景和主教拒絕主持祝聖承德教區

非法主教；獻縣教區李連貴主教參加了承德祝聖禮，回教區後做了懺悔，表達決心維護天主教信仰，遵從教宗的牧函精神，拒絕參加「中國天主教第八屆代表大會」；邯鄲教區楊祥太主教拒絕非法主教來邯鄲參禮而秘密祝聖孫繼根助理主教；瀋陽教區司鐸們齊聚主教座堂祈禱，保護裴軍民主教免被帶去參與非法主教祝聖禮；聊城（陽穀）教區的神父，因為他們的主教趙鳳昌多次參加非法祝聖，都拒絕和主教共祭。荷澤教區神父也拒絕趙鳳昌代管荷澤，並拒絕與他共祭。直到趙鳳昌不得不求聖座寬免後，聊城教區神父們才參加了他主持的聖油彌撒。這些行動都是大陸教會神長對教宗信函的最好回應，更是中國教會牧者維護天主教聖統的覺醒。

教宗信函強調，天主教會在中國一如世界各地的教會一樣，教會都是由宗徒們通過他們的繼承人——即與伯多祿的繼承人共融的——主教訓導、聖化和管理的。因此，在每一個地方教會，只

有「教區主教以本有的、正權的及直接的牧人身份，以主的名義牧養托付給他的羊群」。就國家層面上，只有合法的主教團才能給其國內的全體天主教團體制定有效的牧靈指南。」（第「節」）

當四川省樂山教區雷世銀和廣東省汕頭教區黃炳章無視教會法規，接受非法祝聖主教職後，教宗公開宣布處於他們絕罰。此舉不僅維護天主教法律的尊嚴，同時也表達教宗踐行捍衛伯多祿首席權的職責。這一行動深深震懾那些公然違背天主教法律的非法主教候選人。武漢、荷澤、哈爾濱等教區原本計劃的無教宗任命的主教祝聖禮，不得不取消和推遲，（編者按：哈爾濱的祝聖禮不幸地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六日舉行了。）神長教友大多期盼教宗委任後才祝聖主教。這些跡象都表在在表明，教宗本篤針對中國大陸天主教會的《牧函》在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 □